

新华社济南1月27日电(记者余孝忠、袁军宝、张武岳)有着20多年党龄的张纪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在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中,63岁的张纪是22名被困人员之一。危境当头勇当头,在井下的至暗时刻,他挺身而出,安抚被困人员情绪、组织大家自救、设法与井上联系,成为被困于“五中段”工友们的“主心骨”,带领大家在漫长的14天之后最终等到救援人员的到来。

危境当头

1月10日9时,烟台思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纪带领4名员工,从笏山金矿回风井下井,为这个仍在建设中的矿井安装电力设备。

在地下600余米深的“六中段”工作了大约5个小时后,设备即将安装完成。突然,井筒内传来一声巨响。爆炸了?!张纪和部分作业人员向上爬到了“五中段”。不久,第二次爆炸发生,已经爬到更高位置的工友生死未卜。张纪和在场的工友们留在“五中段”,等待救援。

井筒堵塞了,通信中断了。黑暗中,深陷困境的工友们惊慌失措,压力巨大。

“现场除了我,还有10个人。我是唯一一名党员,也是年龄最大的,经验还比较丰富,我觉得有责任把他们带好,一起走出困境。”张纪对记者说,他极力安抚所有被困人员的情绪。“我对大家说,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全力营救我们。”

张纪回忆道,他不停劝说其他被困人员要保存体力,“坚持到救援人员到来,才是胜利。”

在他的带动和组织下,被困工友积极自救。他们形成轮班制度,轮流去敲击供水管道和竖井,尝试将声音传往井口;轮流接取岩层渗水,供大家饮用,以维持生命。

“地下有充足的空气和水,只要大家坚持每天喝水,我们就能活下去。”张纪反复对工友们说。

另一获救人员王海龙告诉记者,被困的人出不来,救援人员进不去,实在太煎熬了,但是大家一直相互安慰、鼓励,咬牙坚持。

1月14时许,3号钻孔打通,钻杆上传来救援人员的敲击声。这是事故发生整整7天后,张纪和工友们第一次听到来自地面的声音。

“大家看到了生的希望,瞬间有了精神。”张纪说。

两张纸条

井下体力较好的工友敲击钻杆发出回应,表明有人幸存。这一信号立即被救援人员捕捉到。

很快,第一批给养顺着钻孔投放

下来,一起投放的还有纸和笔。“我们明白,这是地面救援人员要我们说明井底情况。”已成为“主心骨”的张纪用纸条记下了工友们的需求,请救援人员准备治疗高血圧、心脏病和外伤的药品。他还在纸条上写下了“望救援不停,我们就有希望”。

地面上很快有了回应:“救援不会停,国家最好的救援力量、最好的医疗团队、最好的救援设备都在这。我们正在连夜救援,你们放心就好!”

食品来了、药品来了、连电话也通上了,井下被困的工友们紧绷的神经放松了很多。除一名伤势较重的工友外,其他一个个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开始好转。

可是,张纪却又犯了愁。

“井下环境复杂,电话机容易进水,通话质量时有不稳定。”张纪说,伤势较重的工友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地面及时进行救护指导。在一次给养输送时,因电话线被抽回不能通话,他又写了一张纸条,写道“麻烦再送一部电话,作为备用”。

张纪在纸条上特别加了一行字:“联系不到你们,我们就找不到党了。”

很快,救援人员安排的3部防水电话机送达井下。

绝地重生

救援进展比预想的要快。

21日,专家曾预测回风井筒清障需要15天。但仅过了3天,救援人员就把井筒打通到“五中段”。

最早下到“五中段”的,是山东能源龙矿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冯安吉。张纪和同伴们激动地围上去,流着泪道谢。“我相信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我们也终于等到了。”张纪回忆起当时那一幕,眼里充满坚毅。

他和救援队员共同商议升井计划,决定让身体虚弱、有心脏疾病和年龄较大的被困人员先升井,身体状况较好的随后。

当天,“四中段”的1名被困人员和“五中段”的10名被困人员陆续顺利升井,迅速被送往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这次救援难度极大,动用的人员、设备阵容强大,绝地重生让我们真正体味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刻含义。”张纪说,在井下的14个日夜夜里,他是工友们心目中生死与共的“老大哥”,党和国家才是他们生死相托的坚强依靠。

(参与采写:刘夏村、陈灏、张昕怡)

约谈!挂牌督办!

山东笏山金矿事故处理最新进展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魏玉坤、刘夏村)针对山东烟台笏山金矿“1·10”事故,国务院安委办27日对山东省人民政府进行安全生产约谈。当日,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应急管理部指派国家矿山安监局副局长带队进驻督导山东彻查事故原因,严查事故迟报瞒报过程,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约谈指出,事故发生后,该矿迟报、瞒报事故,严重影响最佳救援时间,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山东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不深入不扎实,对违法违规行为打击不力,矿山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吸取不深刻、重大灾害风险不断加剧、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应急救援处置能力不足、地方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约谈要求,山东省各地区、有关部门和矿山企业要明确矿山安全监管各有关部门职责,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谋求一时一地、一企一矿的发展。要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一名六旬老党员和十名矿工的井下求生记

东海小岛崛起绿色石化“超级工厂”

新华社杭州1月26日电(记者黄筱)临近春节,上万工人顶着凛冽大风,热火朝天地生产忙碌;炼化罐、钢结构稳步吊装,一座座大型石油炼化设施拔地而起;多个原油、石化产品运输码头一字排开,大型货轮往来不息……“超级工厂”的种种震撼画面一幕幕展开。

鱼山岛,是浙江舟山千余海岛中并不起眼的一个,近五年却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国内炼化装置中单体规模最大,国内一次性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石化产业单体项目,2020年全年累计加工原油2306万吨、实现产值747.85亿元。它的出现,让多种关键石化产品的话语权被国外厂商掌握的状况开始改变。

食品来了、药品来了、连电话也通上了,井下被困的工友们紧绷的神经放松了很多。除一名伤势较重的工友外,其他一个个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开始好转。

可是,张纪却又犯了愁。

“井下环境复杂,电话机容易进水,通话质量时有不稳定。”张纪说,伤势较重的工友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地面及时进行救护指导。在一次给养输送时,因电话线被抽回不能通话,他又写了一张纸条,写道“麻烦再送一部电话,作为备用”。

张纪在纸条上特别加了一行字:“联系不到你们,我们就找不到党了。”

很快,救援人员安排的3部防水电话机送达井下。

绝地重生

救援进展比预想的要快。

21日,专家曾预测回风井筒清障需要15天。但仅过了3天,救援人员就把井筒打通到“五中段”。

最早下到“五中段”的,是山东能源龙矿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冯安吉。张纪和同伴们激动地围上去,流着泪道谢。“我相信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我们也终于等到了。”张纪回忆起当时那一幕,眼里充满坚毅。

他和救援队员共同商议升井计划,决定让身体虚弱、有心脏疾病和年龄较大的被困人员先升井,身体状况较好的随后。

当天,“四中段”的1名被困人员和“五中段”的10名被困人员陆续顺利升井,迅速被送往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这次救援难度极大,动用的人员、设备阵容强大,绝地重生让我们真正体味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刻含义。”张纪说,在井下的14个日夜夜里,他是工友们心目中生死与共的“老大哥”,党和国家才是他们生死相托的坚强依靠。

(参与采写:刘夏村、陈灏、张昕怡)

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液化码头5号泊位,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化工产品每天就是通过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据了解,中国纺织等企业所需的主要原料PX(对二甲苯)一直高度依赖进口,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的投产,有效提升了我国乙烯、芳烃等高端化工品自给率。

“一期、二期投产以后,我们的对二甲苯(产量)可以达到880万吨,乙二醇到240万吨,这些产品的生产,会极大改变国家对整个高端聚烯烃进口的需求。”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和宽表示,项目对产业链下游的带动影响是巨大的。

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全球知名新材料生产企业霍尼韦尔就与浙石

化签约,计划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建设催化剂生产项目,以先进的化工工艺技术参与打造中国最大的石化项目。

这家名列全球500强的高科技企业正式扎根鱼山岛,除了看重绿色石化基地技术领先、设备一流、安全可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环保优先。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常务副总指挥张建国介绍,项目自始至终都执行最严格的排放标准,达到最低的单位污染物排放水平。

历经五年多的建设,鱼山岛已经不再是张建国、郭和宽刚上岛时面朝大海、背向工地的模样,今天的鱼山岛

犹如一个巨大的“钢铁之城”,一边是已经投产的一期项目,另一边是加快推进的二期项目,2020年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还获得全国首个成品油非国营贸易出口资质和成品油出口配额,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可出口成品油的民营炼化企业。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浙石化鱼山岛项目建成后每年产值超2500亿元,整个规模可以达到世界第五,形成一个集炼油、化工、高端新材料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可带动上下游产业链6000亿元,势必会对全球大宗化工产品、乙烯、对二甲苯等定价产生影响,舟山在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产业上也会有较大突破。

据新华社上海1月27日电(记者周琳)对吕剑来说,1月26日非常特别:作为来自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苏州市吴江区的交流干部,他经镇人代会正式选举为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副镇长。“我是浙江人,大学毕业于苏州工作,现在又成为一名新上海人。”吕剑说。

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和苏州市委组织部共同推动下,青浦区与苏州吴江区已开展干部相互交流任职。2020年,青浦区委组织部牵头拟订《关于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试点开展干部交流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人选要求、交流岗位、晋升机制、保障措施等。

考虑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行政区划地理位置临近,且部分镇之间已有一定干部挂职的实践经验,首批干部交流工作率先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特别是在先行启动区内探索实施。青浦与吴江两区已经正式签署关于干部交流工作试点的实施意见,为常态化开展干部交流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红军街上的合唱团

1月27日,合唱团团员在红军街上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贵州遵义市红军街上,传来整齐嘹亮的歌声,引得不少游客驻足。

2004年,贵州遵义市民自发组成合唱团,在遵义红军街上每周一次演唱红色歌曲。目前,合唱团有团员百余人,年龄最大的80岁,年纪最小的55岁。17年时间里,这支身穿红军服的合唱团已成为红军街上一张“文化名片”。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瞅瞅这“尬厕”,真气人、真愁人!

沈阳部分农村厕改问题调查

访了多座村庄,发现改造厕所“没法用”并非个案。

“你们看看谁家厕所这么装,把坐便器装在灶台正对面。”辽中区六间房镇长房子村一位大娘气呼呼地拉着记者走进厨房,记者看到,马桶正对灶台,没有进行任何遮挡。还有村民告诉记者:“改建厕所却没有上下水,完事还得自己舀水冲,这不没事找事吗?”

还有村民反映,找专人来抽清集便塑料桶也是一笔开销。“抽一次200元,要是用的勤,一年费用不少,没人爱花这钱。”

“这就是劳民伤财,俺村几乎没人用,冬天放杂物,夏天接上水龙头当淋浴。”在洪区光辉街道三台村,一位大娘向记者展示,她家的改建厕所里堆满了各类冬储菜。

记者调查发现,除极少数村民家表示在夏天偶尔会用上改造厕所外,大部分村民都只将其用做储藏室,还有人私自把厕所基坑内的塑料桶挖出来当废品换钱。

记者发现,一批农村改造厕所被弃用,造成了可观的财政资金等资源浪费问题,其背后则存在多类不正之风。

厕所改造建设中存在形式主义问题。记者在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三家子村发现,几户早已被废弃的房屋

院内,崭新的改建厕所特别显眼。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户人家已搬走10年了,当时按户装厕所,不管有没有人都得装。”

还有些地方,部分村民既没有拆除应该拆除的旱厕,又反复参与改建,相关工作人员也并未核对情况,导致不少村民一家有三个厕所。

一些地方改建厕所方案严重脱离村民实际需要。记者了解到,2016年、2017年,有关部门将室内外农厕改建的补贴标准均定为2800元。于是,施工方便、造价较低的室外厕所成了基层改建的首选。但村民普遍反映,这些室外厕所没有考虑北方冬季寒冷、管道冰冻堵塞的实际情况。2019年以后,厕改方案改为以室内厕所为主,但又缺乏提供定期清理粪污等服务保障安排,造成村民生活不便。

部分厕改工程中存腐败隐患。2019年至今,沈阳农村厕改政府补贴标准为每座室内厕所4500元、室外厕所3500元。但不少村民反映,村里通知室内厕改补贴仅为1500元且这钱也没有领到。“当时说是政府免费给挖坑,放个塑料桶,每家给补1500元用来买马桶自己装,但我们目前并没有收到钱。”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青堆子村一位村民说。

“农村厕所改造是否实用,当地工作人员去农民家一目了然”,李洪雷认为,相关工作负责人应更重视入户检查,避免纸上谈兵,切实增强农民获得感。

参与厕改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建议:气候寒冷、缺少上下水、粪便清理难是东北地区农村厕改的三大难点。因此,对居住条件允许的农民应以室内改造为主;缺水或用水不方便的地区推广水冲式厕所,必须先考虑解决农户的用水问题;应以村为单位统一提供抽粪服务,降低农民使用成本。

厕所革命成效与乡村振兴进程息

息相关。专家表示,沈阳部分农村地区厕改进程中又见“尬厕”这一问题涉及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等多方面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了解到,农村改造厕所弃用率高、存在腐败隐患等问题,当地有关部门此前已有所察觉,并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一定效果,但仍出现了“正对灶台建马桶”“补贴上下不统一”“支付慢”等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洪雷表示,沈阳“尬厕”反映出中央关于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法规政策在当地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农村厕改作为一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因未严格按照相关条例要求进行决策导致决策质量存在严重缺陷或者发生腐败等违法违纪的情况,应依法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法律责任。

“农村厕所改造是否实用,当地工作人员去农民家一目了然”,李洪雷认为,相关工作负责人应更重视入户检查,避免纸上谈兵,切实增强农民获得感。

参与厕改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建议:气候寒冷、缺少上下水、粪便清理难是东北地区农村厕改的三大难点。因此,对居住条件允许的农民应以室内改造为主;缺水或用水不方便的地区推广水冲式厕所,必须先考虑解决农户的用水问题;应以村为单位统一提供抽粪服务,降低农民使用成本。

根治“尬厕”要科学决策、依法行政

厕所革命成效与乡村振兴进程息

长三角探索干部交流“一盘棋”

浙江人、江苏工作,来上海任职